

◇生活空间

黔岭汤圆

[南京]卢云

循着声音望去,是一家叫做“黔岭汤圆”的小吃铺子,清冽的歌声是从那里头,合着蒸腾的白汽,一缕一缕地飘出来的。

迈进店,热气便柔柔地扑了一脸。柜台后,一位中等身材面色红润的大姐,正一边麻利地搓着案板上的糯米团子,一边跟着店里播放的音乐哼唱。见我进来,她歌声未断,只抬起眼,眉眼弯弯地一笑,那笑容也是热的、亮的,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随即响起,脆生生的:“想吃汤圆耶,还是酸汤米线呐?炒菜也有!”那声音,带着山风的爽利。

我便要了一碗汤圆,说好一半酥麻的,一半玫瑰的。找了个角落坐下,歌声依旧在耳边绕着。不多时,一碗热腾腾的汤圆端了上来。白的瓷碗,清亮的汤里,浮着十来颗圆润润的“雪球”。半透明的糯米皮,隐隐透出里头酥麻的香和玫瑰酱那动人的红。我先舀起一颗玫瑰的,轻轻咬破软糯的外皮,一股奇异的香气便漫开了。那不是寻常玫瑰花的腻香,而是一种更清冽、更深沉的甜香。再咬一口酥麻的,越嚼越香,那香味直往齿颊深处,最后化作一股暖意,妥妥帖帖地落到胃里。

“老板娘,这汤圆真好吃!”我忍不住抬头说。她正擦着手,闻言又笑了,那笑容里有种朴素的骄傲:“酥麻、玫瑰酱都是我们贵州的特产哟!我们老家的糊辣椒面、酸汤牛肉米线都非常有

名,以后可以各样来尝尝!”

于是,在这汤圆香糯的热气里,我们的话头便像那扯开的糯米团子,绵绵地拉长了。

她叫阿罗,来自贵州安顺的关岭,出生在山坳中布依族与苗族聚居的断桥镇。她说镇子离黄果树瀑布只有九公里,家门口的打帮河,是和瀑布一脉的水;她说小时候在父母开的小杂货铺里帮忙,炸土豆,卖洋芋粑,也上山放牛。最有趣的,是放牛时爬到山顶,对着莽莽苍苍的群山,拉开嗓子就唱,刘三姐的调子,被她一遍一遍地,唱给了山风和牛群。

“唱歌好啊,”她搓着新的汤圆,眼睛望着窗外的栖霞山山脊,“一唱,什么烦心事都忘了。”

后来的故事,便有了人世的辗转。早早辍学,离家谋生,像一粒被风吹远的种子,飘飘荡荡,终于在2010年,落在了南京这片温润的土地上。在这里,她遇到了愿意疼惜她的人,成了家,有了孩子,一颗漂泊的心,算是找到了岸。2023年,栖霞山下这片老街新生,丈夫是栖霞老街人,为她租下了这古镇里的第一间餐饮铺面。“黔岭汤圆”,这店名,是她给自己故乡的念想,也是她在这第二故乡,为自己寻得的一份安稳的寄托。阿罗在这里接待了拍摄全家福的百岁老人,也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。这个布依女子不仅将故乡的风物揉进了江南的糯米里,

也用她天生的热忱与善良,跨越了万水千山的遥远距离,连接了千家万户的甜甜蜜蜜。

冬日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棂,在桌上投下一片明晃晃的光斑。阿罗洗净了手,靠在窗边坐下。她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吉他,抱在怀里,手指轻轻一拨,清越的弦音便流泻出来。

阿罗对着支架上的手机开启了直播,她低下头,跟着旋律,轻声地唱了起来。这一回,不是店里播放的欢快曲调,而是一首低回婉转的布依歌谣。我听不懂词句,但那调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沉的眷恋。唱着唱着,她仿佛不再是这栖霞古镇里的老板娘,而又变回了那个贵州山巅上放牛的少女。

这或许便是最安稳的日子了。无需惊天动地,只需将故乡的滋味,熬成他乡的暖意;将半生的风雨,唱成此刻窗前的冬日暖阳。在这古镇的人间烟火里,阿罗和她的黔岭汤圆载着歌声,散发着幸福香甜,讲述着盛世华夏一个关于生根与开花,平凡而又动人的追梦故事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两代风景

声音

[黄山]吴颖

父亲又没听清。

我那句稀松平常的询问,使他侧过头,将那只听力稍好的左耳向我倾斜,眉头微蹙,眼里是全神贯注的茫然:“你说什么?”

过去,我一直觉得,这只是因为他“耳背”。直到前不久帮他收拾旧物,翻出一本他早年在丝厂的工作证。照片上的青年,眼神清亮。母亲在一旁轻声说:“那些机器啊,响得吓人,面对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,你爸他们,都是‘喊’过来的。”

◇铭心一刻

过年,去故乡重生

[南京]吴瑕

年轻的时候,故乡是急着要抛弃的东西,譬如当年我坐上火车离开老家,连回头看都不屑,我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,那里有高楼大厦和霓虹灯。

当我终于有了南京的“绿卡”,再回老家,母亲依然在没油烟机的厨房里做饭,被呛得咳嗽;父亲依然拉着养一个冬天的牛犊子去卖了换钱;村里的龙门阵依然热闹,村人依然热心。和一起长大的伙伴聊天时依然不设防,躺在硬板床上也睡得踏实。当炊烟升起,我会打井水洗菜、喂鸡,或是往灶膛里添柴火。

而当父母亲都驾鹤西去后,回家成为一件很难的事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

久而久之,他的耳朵就不如以往了。”我突然明白了——那些震耳欲聋的岁月没有消失,它们带走了父亲清晰的听觉。

从那天起,当他再侧过耳朵问我“你说什么”时,我不再转身走开。我会停下来,面对着他,把话慢慢地、清楚地再说一遍。比如现在,我靠近他,清晰地说:“爸,我说今天天气真好。”原来,我只需要一点耐心,把那些被机器声磨损的时光,一字一句地,替他补回来。

去,人生只剩归途,回家做什么呢?如同失去根的植物,乡愁成为蔫巴巴的动词。

哥哥不然。他在武汉打工、跑运输、开小公司,给两个孩子买房娶媳妇,但过年他都会回老家,和亲戚们走动,和一起长大的兄弟干两杯。再去武汉打拼时,似乎满血复活了。

我之前不懂为什么要回故乡,但现在好像懂了。或许,我们更多的是回故乡吮吸那渗入骨血的熟悉气息,故乡成了汲取生命元气的源头之地。在故乡的滋养里,一个在城市打拼得被生活抽光精髓的“木鸡”悄悄地“死亡”,一个斗志昂扬的自己无声无息地重生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 彩
为他们的生活添

